

新遊記彙刊續編

第六冊



中華書局印行



新遊記彙刊續編卷之三十六

西藏遊記

西藏旅行記

藏地地勢高峻。山嶺崎嶇。不易入境。鎖國已二千年。人民慄慄。文化未沾。世界有黑暗地之稱。境內地大物博。金銀鐵礦物也。獸皮也。麝香藥材也。富源鬱積。多未開發。故毗連諸國。爲獲得藏地利權起見。虎視眈眈。將有刻不容緩之勢。苟或一旦動搖。我國西南門戶危矣。建領直下。席捲甘肅四川雲南。踞江河上游。茫茫中原。豈堪設想哉。我國憂時志士。亟宜注意於此。頃得西藏大旅行家斯文黑廷君西藏探險記一篇。譯出以供參考。譯者識。

斯文黑廷君。瑞典國理學博士。地理學泰斗也。從事中央西亞之探險者二十年。實行五次大旅行。再入西藏。考察藏地地理風俗甚悉。去年夏間探險事畢回國。

述其入藏沿路情形如下。

中央亞細亞地形。中央亞細亞。世界高峻地方也。高山重嶺。巖積綿互。連峯接天。視不盈尺。四時白雪皚皚。所謂世界之屋頂者。卽巴密爾高原是也。由巴密爾高原。迸出許多山脈。恰如放開五指者然。蜿蜒於各地。其中最雄大者。爲東方各山脈。如向南則有喜馬拉亞山脈。向北則有天山山脈。二者中間。更有崑崙山脈。羣山紛集。天矯東趨。地理上踪跡極模糊。只知喀拉哥爾木山脈耳。故崑崙山脈。與喜馬拉亞山脈間高原。卽西藏也。前人實驗甚少。於地理上情形不明。只想見羣峰突起之一大曠野。以致歎爲黑暗世界。查鄙人入藏以前。入藏者。法國貴族歐爾涼公爵。安利索拿巴爾杜公爵。攸僧正。及俄國之巴爾色瓦爾斯基將軍。美國之柔克父君。然未探險西部西藏。只耶爾貝君。索華君。納因新拉杜爾德諸君。因爲北部中部南部等探險起見。路過西部一地耳。鄙人此次幸得詳爲考查。方之前人。或無

遺憾矣。

藏北山系 崑崙山脈。抱擁搭里木盆地。南方分派諸多支脈。崑崙主脈北走。爲阿爾丁打克山脈。與阿爾喀打克山脈。作並行線。羣山鬱結。犬牙錯雜之形也。例如阿爾喀打克山脈。爲杜賴烏拉。術坎烏拉。布漢布達等大山脈。阿爾喀打克山脈南方。有哥哥細粒山脈。山名塞打木地方。蒙古語爲(綠崗)之意。又南方有宗克布列山脈。蒙古語爲(邱陵山脈)之意。又南方有布喀蔓克那山脈。卽(野生犛牛頭體)之意。此山脈東部。係六十年以前。法國攸僧正勘查。而鄙人此次精查者也。布喀蔓克那山脈之南。又有喀拉哥爾木山脈。卽土耳其語爲(黑色石塊)之意。

藏南山系 查藏衛各地。世人所知。不過西方一部。及延互西藏內地者。其南方接近喜馬拉亞山脈。挾布拉麻布杜拉河峽谷。發見一大山脈。鄙人稱此爲杜蘭斯喜馬拉亞山脈。實西藏探險中居最大發見之一山脈。

雖此山脈各部分。學者已經調查。然未知形成一山脈之事也。查此山脈。自東方拿布昆克拉坡。至拉達克地方。蜿蜒一千英里之長。較之喜馬拉亞山脈之幅。則此山脈不過八十英里。乃至一百英里。僅占朋巴州中部一百二十英里之廣。且非集合的山脈。一脈連互。山勢高峻。路過山道。有二萬九百尺之高。雖藏人尙未知如此大山脈。況外國人乎。鄙人偶然發見此未曾有之勝境。將來世界復無如此大山脈。不禁爲之忻快也。山脈中高峰。以寧建達拉山。坎峻坎克利山。搭爾哥坎克利山等。連峰冲天。爲注入印度洋與太平洋之河之分水嶺也。鄙人稱此山脈。爲杜蘭斯喜馬拉亞山脈緣由。卽(連互喜馬拉亞山脈)之意也。查對印度國防上。以喜馬拉亞山脈爲第一屏障。誠能設兵嚴守。西藏疆防。洵金城湯池矣。藏程之險峻。鄙人於印度列市。編成大旅行隊。雇用拉達克二十五人。馬一百三十匹。一千九百六年八月。

發列市。征鞭一路。指西藏前進。越喀拉哥爾木山脈。過林細舟。渡亞克薩尹湖。遂入前人未到之西部藏地。地勢險峻。甚屬艱困。越布卡蔓克拿山脈。一日間斃馬九匹之多。迢迢長途。不見人煙。饑餓迭起。歷八十三日。始遇遊牧八種部落。此時之愉快可知矣。

嗣後雖無插天峻嶺。然地域甚高。形勢曠遠。天朗氣清。四周山巔。白雪皚皚。峰巒極多。牧草間有遊牧土人部落。或斃牛等。查中央亞細亞與西藏地方。多產斃牛。爲該地土人最利用之牲口。只性質犷悍。不易馴使。鄙人屢遭危害。自此行程愈遠。馬斃愈多。遂由土人訂購斃牛。以繼續旅行焉。

土人語云。斃牛備有強健體格。容貌雖醜。然筋肉結實。冠絕獸界。故旅行此地者。必預備之。蓋斃牛跋涉險惡道路。及冰河中堆積石塊。最爲便利。且遇積雪封道之時。旅行者若使斃牛先行。以奇大足趾。與其頭角。排除積雪。則斃牛一過。道路即開。旅行者隨之。實爲一舉兩

得之野獸。中央亞細亞西藏地方之行旅。真不可不用斃牛也。

藏西形勢 南進深入藏地。出安莫尼阿克湖畔。更南走孝克藏宗巴湖畔。東南進至剛接錯湖畔。盤桓一句。考察附近情形。時交臘月。湖水冰結。湖上自由通行。（查剛接錯湖水含鹽爲鹹水湖）測量完竣。遂入那杜安州。刺史夫拉紮杜耶林君。與鄙人有舊識。一日夫君來訪。晤談良久。夫君云。藏地民氣未開。域內險峻。猛獸毒蛇。充塞行路。而糧食難得。氣候不調。奇慘不可言狀。先生旅行。恐涉危殆。不如且請中止。夫君之熱心。力拒鄙人深入藏地。良可嘉也。然鄙人早已委心任運。遂婉謝夫君。翌日。得夫君准許。鄙人自此五衷愉快。以爲今可遂旅行之夙願矣。

鄙人自此意氣益昂。越聖拉城。卽杜蘭斯喜馬拉亞山脈也。路南有密朱川。似懸白練。密朱川者。卽布拉麻布杜拉河最大支流。於拉卡宗。會布河本流也。布河北

岸耶順市。有喇嘛廟。規模壯麗。由耶順市數日。遂入札什倫布府。時西歷一千九百七年二月九日。計鄙人由印度列市啟程以來。已七越月。回顧來途。茫茫如夢。起望前程。喜馬拉亞連峰。轟轟參天。不禁客懷悵觸矣。札什倫布爲後藏首府。班禪喇嘛駐錫於此。西藏第二大都也。喇嘛殿堂。結構宏壯。金色燦然。眩惑人目。真教都大觀也。現代班禪喇嘛。鶴齡二十八歲。爲教祖七葉後裔。資質賢明。藏人敬仰不置。鄙人入札什倫布後。謁見班禪喇嘛教主。優待極周。到將鄙人延入殿內。宿住付與特權。考查所有藏地僧俗情形。盤桓四旬之久。教主恩誼浩蕩。沒齒不忘也。札什倫布廟內。有喇嘛僧三千七百人。之多。廟內分數百房。各房僧人。專念經典修道。一日三次。就大釜中煮茗。以吹角爲號。各僧飲茶。甚爲喧囂。亦藏中一大奇觀也。

藏僧風俗 藏地人民。信仰靈魂不滅。即靈魂輪廻說。

也因世人皆知。鄙人不贅。別述喇嘛僧情形。喇嘛僧中階級制度。略分爲五。第一達賴喇嘛。第二班禪喇嘛。第三庫倫活佛。三者爲最高級喇嘛。所謂教主也。第二級堪布喇嘛。第三級哥倫喇嘛。即普通喇嘛也。第四級喀斯爾喇嘛。即小沙彌也。第五級喇嘛。僕人是也。哥倫喇嘛。藏地各處皆有分駐。所掌管冠婚葬祭事宜。若有死者。哥倫喇嘛直趨死者前。抓其皮膚。折開骨盤。此稱爲靈魂脫離肉體之形式也。其屍骸不許埋葬。細切屍肉。作爲包子。以餵靈狗。靈狗者。即神聖狗之謂。拉薩札什倫布。及藏地各喇嘛廟內。常飼養數頭。以備分屍之用。其各游牧民。則因無廟可屬。遇有死者。遂放棄原野。以飽虎狼。是人生之慘酷。莫過於藏人矣。藏中巖僧甚多。此等巖僧。爲潛心真修佛教起見。均踞坐密閉巖窟中。終世不出門見人。查巖窟在藏地山腹。開掘窟窿。地土墊平。僧人入窟後。密閉窟扉。不洩光線。謂之黑暗洞天。窟內炕下。開鑿小穴。由此付與飲食。若

食物依然。則窟中僧人登天矣。僧人在窟中專誦經文。盤坐悟道。鄙人曾見一巖僧。閉居窟中。已六十九年之久。始入圓寂。當圓寂時。忽改變常度。皮膚灰色。頭髮蒼白。至膝。臨死端坐。不改修業姿容。藏人收該死屍。搬出火葬。以灰收入悼爾天（納骨塔）內。永遠保存云。

藏地僧俗。每至正月。最喜假裝龍頭鬼面。聚衆歌舞。或吹喇叭。或敲銅鑼。極一時之盛。實藏中第一奇觀也。藏民風行一妻多夫習俗。例如一家有三男。共娶一婦。若生小孩。該孩稱父親爲大爹。中爹。少爹。較與美國薩爾門教一夫多妻之僧俗。互相反對。類觀之。同一主義。東西對峙。堪稱爲世界上二大怪俗。

別札什倫布西征。鄙人盤桓札什倫布四旬。與藏地當道。屢次交涉。因關於鄙人旅行之故。蒙駐節前藏英軍司令官歐昆聶爾少佐寄信。且贈給書籍食品等。隆情厚賜。銘感不置。嗚呼。遠涉不毛。離鄉萬里。蒙故國友人殷殷贈餽。此時之喜。不卜可知。旅裝齊備。行旌肅肅。

遂出教都。詎拉薩藏官爲防遏鄙人入都起見。晝夜兼行。直追鄙人不及。亦云幸矣。

靈山靈水。由札什倫布啟程後。向西北進行。復越杜蘭斯喜馬拉亞山脈。出丹克拉於木杜湖畔附近。發見達爾哥坎克利之山峰。查藏語坎克利者。冰山也。即千古白雪掩蔽之高山也。達爾哥坎克利山頂。白雪皚皚。冰河奔流。山容雄壯。藏人以丹湖與達山。稱爲聖地。敬仰不費。且另有典克利諾爾湖。與寧賽達拉拉山。及麻諾薩羅華爾湖。與凱拉斯山等。共稱爲藏地三靈山。三靈水。此等湖水。均屬鹹湖。然水中鹽分稀少。藏人因湖水以聖其地。往往飽飲其水。藏人俗云。吸神水必能祛病。且能療難病。又云。藏人瞻禮者。五日以內。周游湖畔。即可消滅犯罪。且得避盜難。雖微至牲口。亦安全也。達爾哥坎克利東麓。塞爾細克克巴。有大喇嘛廟。殿堂宏闊奇麗。伯仲札什倫布大廟。然該喇嘛教旨。一律反對黃教。冰炭不相容。即所謂紅教喇嘛也。二教傾軋極烈。

平常亦爭鬥不絕也。

由凱拉斯山過哲莫城克山麓（高峻巖僧之義）發見述爾錯湖。嗚呼。人事變幻。不可豫測。鄙人旅隊提調摩哈漢伊薩君。因病去世。中懷惆悵。不堪言狀。土人語余云。摩君靈魂。一年間彷徨此地不去。月暗夜陰。啾啾鬼哭。輒不絕聲。迷信之深。可發一噓。途人竭力阻礙。鄙人通行。故變更旅程。越安達坡。再出布拉摩布杜拉河。測量紮爾達散波水流情形（卽布拉摩布杜拉河支流）查藏語。散波爲河川之義。又有大河之義。

窮探布拉摩布杜拉河水源。由紮爾達散波。出杜拉達木地方。此地藏官極爲優待。准許自由行動。於是鄙人決意探險喜馬拉亞山脈北部地方。渡布拉摩布杜拉河。越克哥列坡。遂入泥波爾國界內。克哥列坡。山勢緩漫不高。由布拉摩布杜拉河畔。不過一百米突。卽達恒河流域。此山蓋布恒二河之分水嶺也。急應用大工程。開鑿隧道或運河。則聯絡二水流域。以利交通易。

易耳。由此順布拉摩布杜拉河遡流而上。從事寔探該河水源。考布河水源。諸說紛紛。迄未一定。在昔探險家南新君報告。及英國陸軍某君報告。均以馬西木坡爲水源。鄙人不信。遂決爲探險水源之旅行。溯河旬日。遇有五水會處。支流本流。難以辨識。故鄙人遂用賴斯河水流。算計五水會流速度例。定河幅水深水量等。知克比安波水。較他四水有五倍之大。遂以克比安波爲布河本流。自此續探至喜馬拉亞山脈北部之克比坎克利山爲止。山上冰河三道。涓滴集合。蒼爲克比安河。由此下流。以達於布拉摩布杜拉水。鄙人於是確定爲布河水源。自此以後。可無復水源糾葛事矣。

發見薩杜列細河水源。由布拉摩布杜拉河最西支流水源地。越一山。出達解安孛河畔。此處奇跡甚富。麻諾薩華爾湖。於附近湧出。爲土人敬仰崇拜之靈泉。土人語云。旅人如以雙手掬水澆頭。則必免賊難。且無病災。歷驗有效。若以泉水撒布馬蟹。亦可避猛獸危害。迷

信之奇。從可想也。湖水毫無鹽味。由達解安李河。以注入麻湖。復自麻湖滲出。注入附近之拉哥斯塔爾湖。向來地圖上。印度河支流之薩杜列細河水源。以喜馬拉亞山中平野爲止。然依鄙人考查。薩杜列細河上流。卽麻諾薩華爾湖。麻湖水源。卽達解安李河。由是遂知薩杜列細河水源。爲達解安李河云。

麻諾薩華爾湖之探究。薩杜列細河水源探險事畢。鄙人盤桓麻諾薩華爾湖畔。考查湖水性質。用麻布製造划子。駛航河上。測量水勢。據實地調查。麻諾薩華爾湖。直徑三萬五千米。突最深處八十五米。突當測量之際。突起颶風。划子覆沒。幾至淹死。查麻湖爲藏中三靈湖之一。風光明媚。山容莊嚴。眞靈山靈湖之神境。以故藏人膜拜麻湖。周圍祈禱冥福者。絡繹不絕。今日者回首麻湖。水色山光。超軼大千。神魂之飛越。直達千萬里矣。

出印度河水源。再過哥拉意斯山北進。越基里布其

巴山。遂入前人未到之地。卽印度河水源也。藏人稱此地爲新基哥巴。克（印度河湧出噴口之義）。由此觀之。布拉摩布杜拉河。與印度河。互挾喜馬拉亞山脈。東西流出。鄙人發見此二大河水源。於地理學上貢獻甚大。非自負也。由印度河水源。向北東達北緯三十二度。附近多土人部落。外人至此者。實以鄙人爲始。且此地沙金出產極豐。每年由拉薩簡派藏官。徵收沙金而歸。獲利不少。再橫斷杜蘭斯喜馬拉亞山脈。轉入卡爾德克市。該市駐箭二刺史。有互相嫉視冰炭不容之勢。不但苞苴公行。挾持強權。宛然專制國之概。鄙人爲由此地。再入藏地起見。請求入藏特權數次。該刺史概行不准。故改變旅程。回印度列市。籌畫入藏。遂編成旅行隊。勇往直前。以爲三入藏地之舉。

三入藏地。藏人甚惡外人入境。非有神助之探險家。決不能橫行藏地。鄙人當第二次藏地旅行。半途回國。豈易易哉。緣藏人拒斥入藏。監視甚嚴。鄙人進退維谷。

於是免爲藏人猜視起見。遂揚言黑廷博士。此次越喀之矣。

拉哥爾木坡。出新疆省和闐地方。遂入北京。以避藏人注意。且便於再由列市啟程。爲迢迢萬里之長征也。

鄙人至拉達克。編成旅行隊。鼓勇入藏。雇拉達克土人十二名。馬四十四匹。以回民阿布達爾。基利木君爲提調。阿君係回教商人。從事印藏貿易有年。甚熟悉藏地形。狀。且性質溫良。長途萬里。蒙阿君之力。決非淺鮮。鄙人代旅行隊預備三個月糧。據阿君云。至和闐。預備二旬之糧足矣。然鄙人目的。豈僅僅在和闐已乎。

旅行準備。一一告竣。鄙人意氣軒昂。直壓藏地山河。遂由拉達克啟行。維時一千九百七年冬月三十日也。寒風侵人。積雪滿路。一望前途。山皆戴雪。縞素連天。亦印藏天地之偉觀也。鄙人因防藏人猜疑。乃預備拉達克人衣裳。古人語云。無限客路辛酸多。遊程心事兩茫茫。觸景生情。百感交集。至喀拉哥爾木山麓。盤留數日。鄉愁萬里。夜月滿窗。過雁數行。來由北地。又不禁感慨繫

之矣。

喀拉哥爾木山坡。喀山坡爲印藏交界險隘。乃至和闐新疆之大道。地域高峻。時值嚴冬。路旁委棄斃馬與貨物無算。悽慘不忍逼視。查此等斃馬與貨物。均係商隊征囊。因道路險惡而凍斃者。然此等斃馬。因天寒故絕不糜爛。彷彿長眠者然。枕首荒邱。羣犬紛咬。亦奇景也。且此地每年斃馬甚多。虎狼之屬。藉以飽食。白骨成邱。足見西藏行旅之苦。然以駄裝貨物之故。反爲飢餓所迫。遂至於死。遂至於委棄殆盡。嗚呼傷哉。

鄙人於是用犛牛爲嚮導。藉其足趾與頭角。排除積雪。開道進行。迢迢長途。駄馬凍斃迭出。而馬糧又缺乏殊甚。達基俊哥爾村。隊中回教人某某等。專念教經。祈禱冥福。願速到和闐。蓋以鄙人嘗聲明赴和闐。尙未發表入藏之目的也。至是鄙人始發表入藏之事。勒令隊員同入藏地。寒氣愈酷。我氣愈豪。遂越一萬八千英尺高之喀拉哥爾木山坡。中途人馬鼻間。皆迸出鮮血。嚙

不止困苦情狀不可殫述。

歷時寒氣愈酷。攝氏寒暑表已在零點三十二度以下。斃馬續出。牧草難繼。鄙人等運命。只委之於天耳。過喀拉坎川水源。出阿克蘇丁湖畔。轉向東南行。斃馬益多。寒氣遂達於零度下四十度。查水銀冰結點。爲零度下三十八度。藏地洹寒至此。殆在寒暑表以外云。

且隊員中受凍傷者極夥。遂燒行李取暖。四十頭馱馬大半斃矣。出阿爾何杜湖畔。始通土人部落。啟行列市以來。六十四日。不見動物隻影。現通土人部落。其喜可知。然藏官已經移牒所有藏地各界。概禁鄙人入境。如被其發見。則真千仞之功。虧於一簣也。一喜一憂。只依神助而已。

於是鄙人決計變裝。在臉上塗墨。假裝拉達克人。幸未發見。然斃馬強半。至聖緬塞湖。射殺一羚羊。以供食用。詎土人獵戶探索鄙人等行踪。追求甚急。適鄙人旅隊因糧食缺乏。行路遲遲。遂被拿獲。鄙人歷陳實情。證明

鄙人爲拉達克人無疑。獵戶等始行放心。嗣後住久獵戶反贈牛奶黃油等食物。蓋始終不知鄙人之爲歐洲人也。由是日益熱心研究假裝法。擬於藏地乞丐。以免土人查看。行之數月。頗有成效。時值改歲。藏地嚴寒。大雪不辨咫尺。馱馬斃益多。飢寒交迫。苛於猛虎。天帝不憐。厄我行人。悠悠前程。含恨益多矣。

一千九百八年二月十九日。出命布爾林莫杜湖畔。因聖哥爾族遊牧民猜疑。遂爲所捕。鄙人急以拉達克商人自證。詎該游牧民拒斥不認。目爲虛妄。且云達克商人冬季決不經行此路。君等必爲外洋人無疑。幸旅隊提調阿君等。極力證辨。其疑始解。反以羊肉見贈。土人性質之易與。有如此者。由命湖畔。過里摩利那。向東南入那克命地方。此地民房。均係石造。間有安置佛像之帳幕。查此等帳幕。俱爲攜帶佛像。遍遊藏地各屬募款之用。三月八日。渡一河。時冰尚未解。遂爲冰上之行。詎中流冰破。溺斃馬七。失犬二。此際之窮迫。殆達於極點。

入朋巴州 鄙人鼓勵隊員進行。並入朋巴州。查朋巴州地域廣大。分爲十一部。人口稠密。毗連朱克真州。朱州境域。與朋巴州相同。二地自古迄今。毫無外人入境。

遂就寢。四越杜蘭斯喜馬拉亞山脈。由此再越杜蘭斯喜馬拉亞山脈。過鐵利南克錯湖畔。顧望連峰。一碧接天。湖沼清漪。散布於大地。恰似一幅美畫。圖然山之北方。有蘇麻贊李河。爲此地第一大河。沿岸有東李拉人帳幕。雜居其間。東人帳幕。在藏地土人中最喜潔淨。整理亦極密。及前行至達命克錯湖。藏兵遂辭去。

鄙人此次。始行發見。土人性質驕悍。欲實行驅逐鄙人隊員。屢次密派探偵。窮鄙人帳幕。幸提調阿君。極力掩護。使鄙人著僕服。假名巴悉巴巴。吹牧笛。變爲牧人。以便考察地理風俗云。

百憂催盡。萬苦備嘗。今日若鄙人精神堅固。遂無恙而出。朱尼蹉矣。據藏語云。朱尼蹉爲藏地著名鹽場。朱尼蹉湖水極富鹽質。藏地大宗貨物。轉運於印度北部甚盛。然製法未完善。若改革鹽場。監督鹽商。藏官入款。當不少也。

鄙人於是遂無罣礙。無拘束。自由行動。爲隨意之旅行。更由波爾錯三越杜蘭斯喜馬拉亞山脈。發見南克利歐湖。向來地圖上。記載南湖情形。均係錯誤。查該湖中有五小島。廻環錯雜。無他特形。湖畔藏人村落中。有藏商某。適一妻多夫主旨。乍遇遠人。酬應周備。併賜米糧等食物。千頃汪洋。銘感不盡。再由丁克拉四越杜蘭斯喜馬拉亞山脈。登最高山斯密耶拉坡。更向北行。西出

鄙人此時。即脫卸僞裝。披露真相。叢山鳥道間。旅行極易。又無藏人危害。五月五日。宿一塞站。回顧來途。茫茫身世。不禁感慨系之。乃與提調阿君。爲旅隊各員。特開犒勞晚宴。夜色沉沉。四顧寂靜。青山隱隱。孤燈明滅。香

薩杜列細河畔。順流向印度細木拉市前行。由是遂別藏地山河。而數年西藏探險之心事。亦於以告終云。

出境返國。向聞蜀道之難。難於上青天。初不意於藏道遇之。古人之言。若有不相類而適相合者。由薩杜列細河畔。達印度西藏交界之細基拉山坡。高立山頂之上。回望藏地。連峰接嶂。萬壑摩天。若有舉手送行之概。鄙人從事藏界探險。於今三年。柳往雪來。開關險阻。藏衆之蠢愚。旅行之障礙。回首依依。不禁悽絕。旅隊肅肅。天地悠悠。俄焉遂達印度細木拉市矣。此時之愉快。恰似馳突千軍萬馬中而出險者。細木拉市長（駐筭英國印度政廳）預爲掃榻。以待鄙人之至。相見歡呼。悲喜交集。予之所謂西藏探險者。蓋於是事畢矣。嗚呼。鐵腳踏破十萬里。使暗黑之藏地。一旦紹介於世界。文明之促進。決非鮮淺。而況藏衛者。乃中國西門之鎖鑰。地大物博。礦產之叢雜。土味之豐腴。若他日苟得利其交通。普及文明。開發富源。則鄙人之貢獻中國。豈少也哉。

要之文野亦何常。是在有開發風氣之責者矣。



